

# 亚当·斯密通信集

[英] 欧内斯特·莫斯纳 编  
伊恩·辛普森·罗斯





# 亚当·斯密通信集

〔英〕欧内斯特·莫斯纳 编  
伊恩·辛普森·罗斯

林国夫 吴良健 译  
王翼龙 蔡受百

吴良健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2·北京

*Edited by Ernest Campbell Mossner  
Ian Simpson Ross*

**THE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77  
本书根据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77年版译出

YÀDĀNG·SĪMÌ TŌNGXÌNJÍ

**亚当·斯密通信集**

[英] 欧内斯特·莫斯纳 编  
伊恩·辛普森·罗斯

林国夫 吴良健 译  
王翼龙 蔡受百

吴良健 校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126-4/F·127

---

1992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58千  
印数 0-2 000册 印张 15

定价：6.50元

## 出版说明

亚当·斯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最早的缔造者、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优秀的代表之一，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斯密的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具有重大的影响；至今还对西方经济学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了解斯密的生平和学说，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了解西方经济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都具有重要意义。

斯密的信件作为其著作的一部分，真实地反映了他一生尽力追求的事业和他的主要活动，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这位伟人的生平事迹、学术观点和思想、生活、友谊及交往都有重要的价值。例如，从通信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密写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时部分资料的来源，也可以看到斯密修订《道德情操论》的一些情况，他同休谟等人的学术交流和友谊以及休谟对他的影响等等。

这本通信集共收录斯密来往信件304封。其中包括斯密寄给别人的信件179封，别人寄给斯密的信件125封。

原书未刊有致斯密的有关政治经济学内容的印刷函件及有关北美问题和海关业务的4个附件，中译本从略。

本书前言、第1—79号信由蔡受百翻译，第80—120号信及第221—251号信由林国夫翻译，第122—191号信由王翼龙翻译，第192—220号及第252—304号信由吴良健翻译，其中书内第89、91、105、194、199、213、218、277号信为法文信，由胡尧步翻译，第121号信由张胜纪补译，“亚当·斯密生平和著作年表”由胡企林译出。

## 目 录

前言.....	( 1 )
亚当·斯密生平和著作年表.....	( 6 )
往来书信一览表.....	(10)
往来书信.....	(19)
人名译名对照表.....	(464)

## 前 言

1965年，本集主编莫斯纳教授应格拉斯哥大学亚当·斯密委员会邀请，编写一部斯密的传记。莫斯纳认为进行这一工作之前，有必要先编一部斯密的通信集，他说服了委员会主办这个项目，还请了一位助理编辑协助。谈到有关斯密的书信，在约翰·雷的《亚当·斯密传》(1895年出版，1965年再版)和W.R.斯科特的《作为学者和教授的亚当·斯密》(1937年版)里，虽然收录了他们各自所知道的一些书信，但斯密的通信全集还从来没有出版过。各种期刊曾陆续刊登一些上述两书所未载的书信。没有出版全集是较令人惊奇的。兹就我们所知的列示如次：

斯密写出的书信(已发表的)：	131
(未发表的)：	48
(下落不明的)：	<u>53</u>
	共232
致斯密的书信(已发表的)：	98
(未发表的)：	27
(下落不明的)：	<u>40</u>
	共165

鉴于以上相当可观的数目，我们决定出版斯密所写的以及别人写给他信件，这些通信的内容提供了关于斯密以及他所相识的那些人的重要资料。一些写给斯密书信的残简也已编入表内(编号16, 62, 211, 255, 271, 279, 和285)。有些书信我们未能得到全文：日期为1782年9月的220号信(在卡克斯顿的目录中有记载)；1783年

10月6日写给威廉·斯特拉恩的231号信(1963年10月22日在纽约帕克一伯内特美术陈列馆出售);还有1786年3月14日写给托马斯·卡德尔的257号信(1959年10月27日在索思比出售)。希望这些书信的保有者能够把它们公之于学术界,还希望那些失散的函件,至少其中一部分将来能够找到。

诚然,作为一个通信者,亚当·斯密相当粗心大意、作风拖拉。大卫·休谟在给他的信里曾不客气地说:“我也会象您一样,懒于写信,写短信”(1766年1月90号信);又说:“我同您一样懒于写信,可是终因很想念您,我还是拿起笔写信给您”(1776年2月8日,149号信)。另一个知交詹姆斯·赫顿,是个精力充沛、性格外向的地质学者,他老是看到斯密专心研究拉普坦人\*的特征,他说,“我对您说了这么一大通空话,只想告诉您,11月业已开始,在新年以前没有什么霜冻的危险;因此如果您有什么事情要做,您就依照您自己想法慢慢做吧;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要做,您就睡觉和坠入梦境吧,让我知道我应在什么时候再叫醒您(参阅301号信,未注明日期)。”

关于通信集的编辑还有个困难。斯密本人不赞成做这类工作,如他在关于编纂一部休谟书信集建议的问题上写信给威廉·斯特拉恩,明确指出:“许多不宜公开出来的信函就会出版,从而大大伤害那些希望他身后留芳的人们的感情”(1776年12月2日181号信)。斯密既怀有这样的观点,就难怪要关照他的遗嘱执行人约瑟夫·布莱克和詹姆斯·赫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星期里将他的信件付之一炬。

假如说斯密的书信很多已无法弥补地失散,假如说保存下来的信件中有一些很简短,但就这里公布信件的范围来说,足以反映其一生尽力追逐的事业和活动。与他掩盖私生活的愿望相反,这

---

\* 拉普坦人(Laputan)指理想主义者。为英国作家斯威夫特(Swift)所作格列佛游记中的居民,尚幻想,不务实际。——译者

里可以引用他自己在《修辞学与纯文学》中的一句话：“人们热烈追寻大人物的一些琐事末节”（1月17日星期一）。我们还记得，当人们发现米尔顿鞋上系有鞋带这样一类细节时所表现的那种喜悦心情”（见博斯韦尔《约翰逊传》第19节，注①）。但这里辑录的书信所涉及的主题，许多远远超过“鞋带”的水平，如《道德情操论》的修正（40号信及其附件），以及《国富论》\*部分资料来源（115—120号信）。关于个人经历方面，这里初次发表的信件，表明斯密曾对一个学生关怀备至（45—49号信），和解决一个凶杀的神秘事件（97—98号信）。本书附录载有一些致斯密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内容的印刷函件。还有有关北美问题和海关业务的文件。

关于编辑责任分工，莫斯纳教授承担斯密写的书信，另一位编辑则处理别人写给斯密的书信。不幸的是，莫斯纳教授由于疾病缠身，于1971年不得不放弃他所担任的那部分工作，他移交出斯密书信的原件以及注释的基础材料。

这里感谢克拉伦登出版社慨允引用载于J. Y. T. 格雷格编的《大卫·休谟书信集》（1932年版，1969年再版）和雷蒙德·克利班斯基与欧内斯特·C. 莫斯纳编的《新发现的大卫·休谟书信》（1954年版，1969年再版）内的休谟致斯密一些书信的注释。同样感谢格拉斯哥大学慨允引用W. R. 斯科特的《作为学者和教授的亚当·斯密》（格拉斯哥大学出版社1937年版）内斯密信件的一些注释；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董事慨允从托马斯·W. 科普兰等编的《伯克通信集》内的伯克——斯密书信的一些注释中摘取一些事实和证明。

不论是正文还是注释都难免有误，这应由那位助编负责；莫斯纳教授在担任这一编辑任务时，不仅一丝不苟地制定了编辑方

---

\* 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译者

针,而且在解决一些棘手问题时,既富有耐心,又技术娴熟,这使他倍受敬佩。

编辑采取的体例,要求每封信编号,并按发函年月顺序排列,但297号及其后各函属于例外,因原函年月未曾考查确实,系出于推断或臆测。每一书信的编号后面,只要能查明,则列入简单地址以及手稿或印刷信件来源,每封书信的出处和日期均列入正文的右上角,以正常方式表明地点和年、月、日。出于编者推断的部分均以方括号标明,省略点是以前编者的删节,中空的六角括号表明原稿被撕掉或损坏。

至于编辑规则,原来的拼法、标点和写字母一概保留,除了与为现代习惯用法相一致,大写字母用于结束句子的句点之后外,只在极少数情况下,作者没有遵守这个规范。&符号和缩略词,除签名的缩略词外,大大扩充了。除了现代习惯所要求的把浊音符改为正常的“'”符号,如“Abbé”外,信中原有法文上的重音符会依旧保留。所有这方面的指导原则已有约翰逊博士提出,他不理解斯密,但对斯密喜爱韵文极为赞成,他说:“先生,一个作家的语言是他的素质的一个特殊部分,也是他写作年代的特征。此外,先生,当语言有了变化时,我们没有把握说观念依旧未变”(博斯韦尔《约翰逊传》,第4卷,第315页)。

末了,凡给予我们帮助的单位及个人,我们将列举其名,这是件使我们深感愉快的事。得克萨斯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1969、1970年)以及加拿大委员会(1969年)对我们的研究工作给予了支持。这些大学的图书馆,以及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苏格兰国立图书馆以及苏格兰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给予我们莫大的帮助。国王关税和货物税局图书馆长爱德华·卡森先生、爱丁堡大学图书馆C.P.芬利森先生、牛津彭布罗克学院的J.D.弗利曼博士、格拉斯哥大学的伊迪丝·黑登—格斯特女士、苏格兰国立图书馆

T.I.雷博士和普林斯顿大学已故的雅各布·瓦伊纳教授等等,由于以上各位的指点,一些非常重要的手稿和印刷资料引起了我们的重视。本书刊列的书信和注释经伦敦帝国学院D.D.拉斐尔教授和亚当·斯密委员会博识而干练的秘书安德鲁·S.斯金纳先生仔细审阅,大大提高了此书内容的准确性和明晰度。

当编者于1965年初次从事寻访斯密的书信时,莫伊拉·麦基哈协助我们驱车走遍苏格兰。温哥华的安东尼·格林库斯先生于1971年是这一研究计划的助理,惠特兰学院的戴维·史蒂文斯教授拟制了本书的第二个附录,马格达·奇奇尼·波维特夫人于1973年在研究工作方面作出了帮助,温哥华的简·道格拉斯用打字机打出了本书文稿,还有卡多琳·莫斯纳夫人,她性情和顺而又妙语如珠,同人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感到懊丧时,她往往从旁一言便可消除,这就对工作起了很大鼓励作用——对于这几位,我们谨致以热忱的感谢。

伊·辛·罗斯

1974年7月于

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

## 亚当·斯密生平和著作年表

1720年 老亚当·斯密先生与斯特拉森里的玛格丽特·道格拉斯结婚。

1723年 1月25日左右,老亚当·斯密先生去世;6月5日,亚当·斯密在柯科迪受洗礼。

1732年左右—1737年 在柯科迪市立学校读书。

1737—1740年 在格拉斯哥大学读书;受教于弗朗西斯·哈奇森;获文学硕士学位。

1740—1746年 作为享受斯内尔奖学金的学生(每年40英镑),在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读书;1740年7月7日注册入学;1742年11月2日被提名享受沃纳奖学金(每年8英镑5先令);在假期访问阿德伯里,阿盖尔第二代公爵寓所;1746年8月15日左右离巴利奥尔学院;1749年2月4日放弃斯内尔奖学金。

1746—1748年 在柯科迪与其母共同生活。

1748—1751年 在凯姆斯的亨利·霍姆、达尼基阿的詹姆斯·奥斯瓦德和格伦多克的罗伯特·克雷吉的赞助下,在爱丁堡讲授修辞学、纯文学及法学。

1751年 1月9日,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1月16日就职,随即返回爱丁堡完成讲授的课程;10月起在格拉斯哥大学讲逻辑学,法学和政治学。

1752年 4月22日,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成为格拉斯哥文学协会会员和爱丁堡哲学协会会员。

1754年 择优学会会员,爱丁堡。

1755年 在格拉斯哥市长安德鲁·科克伦创立的俱乐部作有关经济思想的演讲。

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如下论文：《塞缪尔·约翰逊的英语词典》（第1期，1755年1月）；《致〈爱丁堡评论〉创刊人的一封信》（第2期，1755年7月）。

1758年 任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财务主管，任职到1760年。

1759年 访问因弗雷里·阿盖尔（第三代）公爵阿奇博尔德寓所。

《道德情操论》初版问世。

1760年 被选为（人文）学科学监，任职到1763年；由于健康原因，夏季去英格兰作短途旅行；在海威科姆访问谢尔本勋爵寓所。

1761年 任格拉斯哥大学副校长，任职到1763年；8月下旬—10月初，在伦敦处理大学事务。

发表《论语言的形成与语言的特征》，载《语文杂录》第1卷（1761年），第440—479页。

《道德情操论》第2版出版。

1762年 5月3日，获格拉斯哥市荣誉市民称号；10月21日，获格拉斯哥大学法学博士称号。

1763年 11月8日，通知学校当局将辞去教职；1764年2月14日，由巴黎发函辞职。

1764年 1月，离格拉斯哥去伦敦，作为巴克勒第三代公爵亨利·斯科特旅行时的家庭教师前往法国；2月13日抵达巴黎。逗留十天后离巴黎去图卢兹；公爵之弟休·坎贝尔·斯科特同行。

1765年 10月前一直在图卢兹，撰写《国富论》初稿；9月—10月在法国南部旅行；10月—12月在日内瓦，并会见伏尔泰；12月前往巴黎。

1766年 在巴黎待到10月，与罗什富科派、布弗莱夫人、哲学

家们以及魁奈学派的人士友好往来；10月19日，休·坎贝尔·斯科特先生因患热病去世，斯密和巴克勒公爵启程返英格兰，11月1日抵多佛；获终身从巴克勒资产中领取的每年300英镑的年金。

1766年 11月—1767年 3月在伦敦，在征税问题上协助查尔斯·汤申；为谢尔本勋爵完成有关殖民地历史的研究；5月21日，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5月27日被正式接纳为会员）。

1767年 5月—1773年 4月，在柯科迪与其母共同生活，撰写《国富论》；1770年 6月获爱丁堡市荣誉市民称号。

《道德情操论》第3版出版。

1773年 5月—1776年 4月在伦敦，撰写《国富论》；当选为一家俱乐部的会员，这家俱乐部是乔舒亚·雷诺兹作为论坛为约翰逊博士创办的。

1774年 《道德情操论》第4版出版。

1776年 3月9日，《国富论》出版；5月—12月在柯科迪，休谟病重时去爱丁堡探望。

1777年 1月—10月初在伦敦。10月—1778年 1月在柯科迪和爱丁堡。

就休谟去世发表《致威廉·斯特拉恩的一封信》，载《苏格兰杂志》第31卷（1777年 1月），第5—7页。

撰写《论美国革命》。

1778年 1月30日，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专员（年薪500英镑）和盐务专员（年薪为100英镑）；与其母和姨母珍妮特·道格拉斯（管理家务）移居爱丁堡卡农盖特区潘穆尔府邸；收养外甥戴维·道格拉斯（后为赖斯顿勋爵）作为他的继承人；再次担任拨火棍俱乐部会员；为知识界的朋友和贵宾们举行星期日晚餐会。

《国富论》第2版（在这一年的早期）出版。

1781年 《道德情操论》第5版出版。

1782年 在伦敦,出席俱乐部举办的宴会;7月上旬返苏格兰。

1783年 创立爱丁堡皇家学会;作为文学分会会长之一从事活动。

1784年 4月,陪同埃德蒙·伯克到格拉斯哥,参加伯克就任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的仪式;其母在5月23日去世。

《国富论》第3版出版。(对第1版和第2版所作的“增补和订正”单独印行。)

1786年 4月—5月在伦敦;请约翰·亨特医生看病。

《国富论》第4版出版。

1787年 也许是由于健康原因,3月—8月待在伦敦;告诉扬格,皮特政府曾征询他的意见;11月15日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任职到1789年。

1788年 10月后的某一天,珍妮特·道格拉斯去世。

1789年 《国富论》第5版出版。

1790年 5月,《道德情操论》第6版出版(经修订和补充)。

7月17日,亚当·斯密在潘穆尔府邸去世,葬于卡农盖特教堂墓地。

亚当·斯密去世后出版的著作:

1795年 《哲学论文集》,约瑟夫·布莱克和詹姆斯·赫顿编。

1896年 《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时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B),爱德温·坎南编。

1933年 《亚当·斯密论美国革命,1778年2月》,G.H.格特里奇编,载《美国历史评论》第38卷,第714—720页。

1963年 《1762—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时有关修辞学和文学的讲稿》,约翰·M.洛西恩编。

1977年 《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时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A),罗纳德·米克、D.D.拉斐尔和彼得·斯坦编。

## 往来书信一览表

编号	日期	发信地址	通信者
1	1740年8月24日	牛津	致威廉·史密斯
2	[1740年6月]	牛津	致母亲
3	1741年10月23日	阿德伯里	致母亲
4	[1742年]5月12日	牛津	致母亲
5	1743年11月29日	牛津	致母亲
6	1744年7月2日	牛津	致母亲
7	1748/9年2月4日	爱丁堡	致〔西奥菲勒斯·利博士〕
8	1751年1月10日	爱丁堡	致〔罗伯特·西姆森〕
9	1751年9月3日	爱丁堡	致威廉·卡伦
10	1751年11月	爱丁堡	致威廉·卡伦
11	1752年1月19日	格拉斯哥	致詹姆斯·奥斯瓦德
12	1752年9月24日	爱丁堡	大卫·休谟致斯密
13	1753年5月26日	爱丁堡	大卫·休谟致斯密
14	1754年2月27日	爱丁堡	大卫·休谟致斯密
15	[1754年]3月20日	牛津	亚历山大·韦德伯恩致斯密
16	1754年8月27日	阿洛埃	一个同姓名者致亚当·斯密
17	1754年10月	格罗宁根	亚当·弗格森致斯密
18	1754年12月1日	莱比锡	亚当·弗格森致斯密
19	1754年12月17日	爱丁堡	大卫·休谟致斯密
20	1755年1月9日	爱丁堡	大卫·休谟致斯密
21	[1755年2月14日]	格拉斯哥	〔致乔治·斯通博士〕
22	1757年2—3月?	爱丁堡	大卫·休谟致斯密
23	1757年9月7日	格拉斯哥	致〔吉尔伯特·埃利奥特〕
24	1757年10月	格拉斯哥	致〔米尔顿勋爵〕
25	1758年6月8日	爱丁堡	大卫·休谟致斯密
26	1758年8月19日	格拉斯哥	致威廉·约翰斯通
27	1758年11月14日	伦敦	吉尔伯特·埃利奥特致斯密
28	1759年2月21日	格拉斯哥	致菲茨莫里斯勋爵
29	1759年3月10日	格拉斯哥	致谢尔本勋爵
30	1759年4月4日	格拉斯哥	致谢尔本勋爵
31	1759年4月12日	伦敦	大卫·休谟致斯密
32	1759年4月26日	都柏林	谢尔本勋爵致斯密
33	1759年4月26日	伦敦	安德鲁·米勒致斯密
34	[1759年]6月14日	爱丁堡	威廉·罗伯逊致斯密

编号	日期	发信地址	通信者
35	1759年7月23日	格拉斯哥	致谢尔本勋爵
36	1759年7月28日	伦敦	大卫·休谟致斯密
37	1759年8月31日	格拉斯哥	致谢尔本勋爵
38	1759年9月10日	威斯敏斯特	埃德蒙·伯克致斯密
39	1759年9月17日	格拉斯哥	致查尔斯·汤申
40	1759年10月10日	格拉斯哥	致〔吉尔伯特·埃利奥特〕
41	1759年10月24日	格拉斯哥	致〔阿奇博尔德·坎贝尔〕
42	1759年10月29日	格拉斯哥	致谢尔本勋爵
43	1759年12月3日	格拉斯哥	致谢尔本勋爵
44	1760年1月9日	格拉斯哥	致〔阿奇博尔德·坎贝尔〕
45	1760年3月10日	格拉斯哥	致谢尔本勋爵
46	1763年3月12日	格拉斯哥	致谢尔本勋爵
47	1760年3月〔13日?〕	格拉斯哥	致安德鲁·斯图尔特
48	1760年3月17日	格拉斯哥	致谢尔本勋爵
49	1760年3月19日	格拉斯哥	致谢尔本勋爵
50	1760年4月4日	格拉斯哥	致威廉·斯特拉恩
51	1760年7月15日	格拉斯哥	致谢尔本勋爵
52	1760年11月11日	格拉斯哥	致谢尔本勋爵
53	1760年11月1日	格拉斯哥	致谢尔本勋爵
54	1760年12月30日	格拉斯哥	致威廉·斯特拉恩
55	1761年6月6日	圣安德鲁斯	卡德罗斯勋爵致斯密
56	1761年6月24日	爱丁堡	罗伯特·卡伦致斯密
57	1761年6月29日	奈茵韦尔斯	大卫·休谟致斯密
58	1761年7月15日	格拉斯哥	威廉·利奇曼致斯密
59	1761年10月27日	伦敦	埃罗尔勋爵致斯密
60	1761年11月2日	格拉斯哥	致乔舒亚·夏普
61	1761年11月5日	爱丁堡	亚当·弗格森致斯密
62	1761年11月12日	伦敦	戴维·莱尔致斯密
63	1762年1月4日	邓洛普	托马斯·华莱士致斯密
64	1762年2月26日	牛津	托马斯·菲茨莫里斯致斯密
65	1762年3月9日	格拉斯哥	致威廉·约翰斯通
66	1762年4月9日	格拉斯哥	致吉尔伯特·埃利奥特爵士
67	1762年6月15日	格拉斯哥	致乔舒亚·夏普
68	1762年7月8日	斯莱恩斯城堡	埃罗尔勋爵致斯密
69	1763年2月7日	格拉斯哥	致乔治·贝尔德
70	1763年2月22日	格拉斯哥	致大卫·休谟

## 续表

编号	日期	发信地址	通信者
71	1763年3月28日	爱丁堡	大卫·休谟致斯密
72	1763年7月21日	爱丁堡	大卫·休谟致斯密
73	1763年8月9日	爱丁堡	大卫·休谟致斯密
74	1763年9月11日	阿伯丁	亨利·赫伯特致斯密
75	1763年9月13日	伦敦	大卫·休谟致斯密
76	1763年10月25日	阿德伯里	查尔斯·汤申致斯密
77	1763年10月28日	枫丹白露	大卫·休谟致斯密
78	1763年12月12日	格拉斯哥	致大卫·休谟
79	1764年1月23日	格拉斯哥	约瑟夫·布莱克致斯密
80	1764年2月2日	格拉斯哥	约翰·米勒致斯密
81	1764年2月14日	巴黎	致托马斯·米勒
82	1764年7月5日	图卢兹	致大卫·休谟
83	1764年10月21日	图卢兹	致大卫·休谟
84	1764年11月4日	图卢兹	致大卫·休谟
85	1764年11月5日	格拉斯哥	约翰·格拉斯福德致斯密
86	[1765年8月]	[图卢兹]	致大卫·休谟
87	1765年9月5日	巴黎	大卫·休谟致斯密
88	1765年[9月?]	[图卢兹?]	致大卫·休谟
89	1765年12月10-11日	费尼	玛丽·路易丝致斯密
90	1766年[1月]	[伦敦]	大卫·休谟致斯密
91	1766年2月18日	[图卢兹?]	苏格兰代理主教致斯密
92	1766年3月13日	巴黎	致大卫·休谟
93	1766年7月6日	巴黎	致大卫·休谟
94	1766年8月26日	贡比涅	致查尔斯·汤申
95	1766年8月27日	贡比涅	[查尔斯·汤申]
96	1766年8月	[伦敦]	大卫·休谟致斯密
97	1766年10月15日	巴黎	致弗朗西丝·斯科特夫人
98	1766年10月19日	巴黎	致弗朗西丝·斯科特夫人
99	1766年[秋]	巴黎	致安德鲁·米勒
100	1763—1767年[冬]	伦敦	致威廉·斯特拉恩
101	1767年2月12日	伦敦	致谢尔本勋爵
102	[1767]年3月25日	伦敦	致托马斯·卡德爾
103	1767年6月7日	柯科迪	致大卫·休谟
104	1767年6月13日	伦敦	大卫·休谟致斯密
105	1767年6月23日	伦敦	乔治·路易·勒萨热致斯密
106	1767年6月26日	柯科迪	致约翰·克雷吉